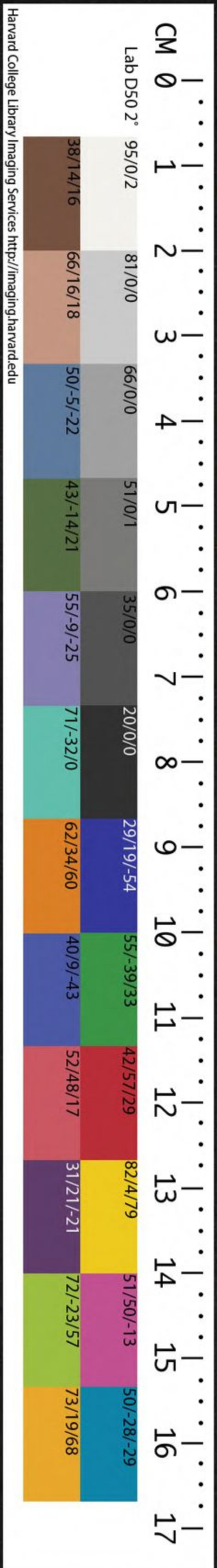


T 853/1344 (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宋儒張宣公四書語錄

兩浙張大中丞鑒定

詩稿全集
即出

正學儀刑

武林後裔遙述堂梓行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序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國書館

昔人謂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
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
其裨益於世大矣趙宋自乾德五
年五星聚奎識者以為天下文明

之象厥後真儒輩出濂洛關閩並
轡聯鑣而集大成者獨推朱子同
時則南軒先生穎悟夙成幼而得
於庭訓者莫非仁義忠孝之實朱
子稱其大本卓然有見不虛也然

朱子之學自四子書以迄易之本
義詩之集傳并發明通書西銘諸
說列於學宮傳於師儒光遠而有
耀雖窮鄉僻壤白叟黃童靡不誦
而習之而南軒則時時散見而附

列不能如朱子之該且備也。夫學不期多，貴於知要。南軒於孟子告梁惠之言，以遏人欲，擴天理，詮之。陳新安謂此六字斷盡孟子七篇。余以爲豈惟孟子七篇，卽大學之

經一章，傳十章，論語十卷，中庸三十三章，有不在此六字者乎？能知其要，則知南軒之約而該，簡而備矣。今其裔孫嘉楨、道焜、德煜、承先人志，守其家學，彙南軒四書語錄

將授諸梓而乞言於余。余嘉其志而幸南軒之有成書以行世。將與朱子交相輝映。此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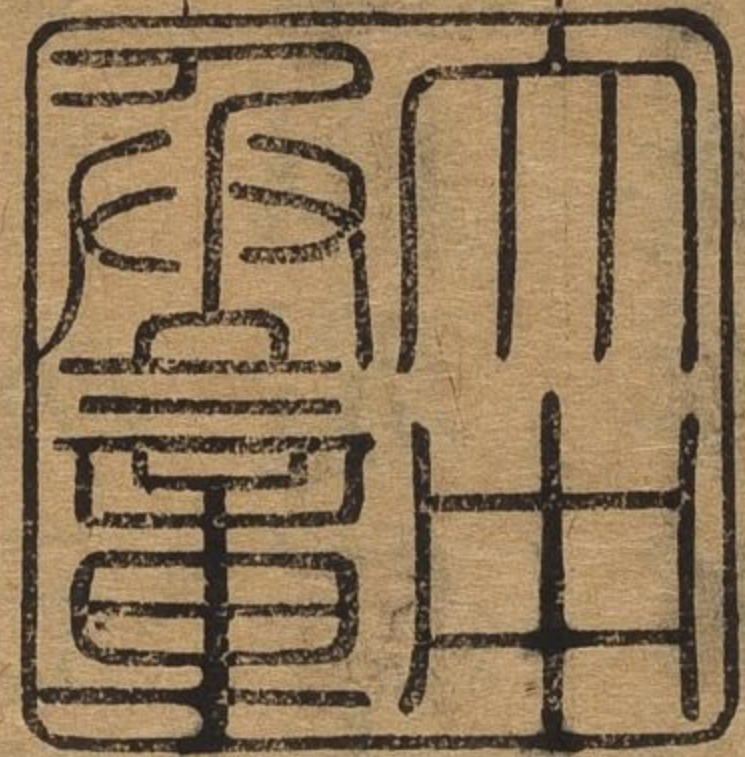
聖世道學昌隆之一助也。且嘉楨道焜德煜。旣以其書公之於人。尤當

以其書踐之於己。踐之於己。所以立誠也。公之於人。所以廣仁也。誠立而仁廣。日邁月征。無忝爾祖。其可量也哉。其可不勉也哉。

肯

康熙甲戌四月庚辰遂寧張鵬翮

序



序

自孔孟沒大道晦冥世人摘埴而
索塗者千有餘載天生濂洛關閩
四先生始揭白日于中天萬象森
列無不畢見其功固偉矣而集其

成者惟朱子與朱子相切劘者惟
南軒張氏四先生之微言精義得
南軒而抉發無遺是南軒之道無
異於四先生也其語言文辭廣博
淵深未易涯涘朱子蓋嘗定其集

四十四卷以行於世至論語孟子
各有成書朱子集註多所採取迄
今奉爲金科玉律嗚呼尊朱子之
學者參之以南軒可謂得其源矣
迨有明諸儒纂修大全而其說遂

引月二
紛紛錯雜。世以是不得復見全書。
朱子嘗稱南軒之言曰：議論出人
意表。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其
見推于朱子也如是。而可令其湮
沒無傳也哉。南軒裔孫惕菴憫先

業之散佚，慨真詮之失序，毅然起
而振修之。旁搜廣稽，覃精研思，不
問寒暑，分條析類，哀輯成書。俾聖
經賢傳了了于心目間。名之曰四
書語錄。取而讀之，不啻親逢南軒。

在坐而得聆其薪傳。不知其身生
於數百年之後也。惕菴嘉惠後學
之功。何其至歟。世之好著書者多
矣。持一偏之見。據無根之言。侈然
自得。恬不知愧。何嘗能窺南軒之

籓籬。是皆得罪於惕菴者也。抑嘗
聞孔子天之孝子也。以其扶持天
地。植立綱常。爲千萬世計也。南軒
朱子。其志實與孔子同。是亦孔子
之孝子也。當今學者。瀾倒波隨。一

惟卑陋之歸。惕菴能于南軒之書。而傳述之。豈非南軒之孝子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惕菴有焉。嘉楨父子不承先志。手抱遺編。乞言于余。余嘉其意。而樂為之傳。爰序一

言以述其概。

肯

康熙丙子長至後北海張志棟撰



序

我張氏自成周時以孝友著聲遂
爲得姓之祖而後之子孫身爲名
臣位居顯秩者代不乏人至宋而
真儒輩出濂洛關閩之中橫渠在

焉。橫渠之後，復得南軒先生。與朱子並以道學鳴於世。讀其全集中，與朱子往復辨難諸書，爲朱子之所推服，宜矣。今裔孫之居於杭者，曰嘉楨，復輯其四書語錄，旣乞御

史大夫，運青公，與江南方伯青樵公，序之以行世。復介教授君可元，徵序於予。予謂二公之序先生，一則謂其立言知要，時時散見於朱子之書，以爲先生重。一則謂其廣

博淵深朱子集註多所採取以爲
先生重予則更推二公之意而進
之以爲先生之所以重者正不必
與朱子盡同也蓋朱子之四書集
註以及易詩之本義集傳皆非晚

年論定之書中有朱子旣心悔之
而未及改業已大行於世者不無
舛訛所以元之金履祥氏明之方
希直氏皆爲朱子正嫡子孫而亦
時有所發明以爲不背於此心此

理卽不背於其師也。他且勿論。止
如李心傳謂朱子通鑑唐肅宗時
直脫二年之事。武德八年以後迄
於天祐之季。甲子多誤。而周公謹
之所疏。又不止乎此。咸謂朱子春

秋高未及悉正之。此尤大彰明較
著者也。唯先生與朱子之往復辨
論見於全集中者。自操舍出入以
至執其兩端。多至七十有七條。一
則曰。某所未安。再則曰。某尚可議。

而必歸於此心此理之安則先生
之不必盡同於朱子而亦無不同
於朱子者正自有在所以今之四
書語錄當亟爲流傳與朱子之書
並行不悖者也予於是益嘆我張

氏之多賢也理學之傳爲聖賢道
統之所歸同時而得兩先生以與
朱子後先輝映今閱數百年而張
氏之子孫愈益盛起而爲大官者
相望也更得總憲牧伯二公皆理

學名臣表章南軒之遺書以佐

聖朝右道崇文之化其有裨益於世
俗人心者豈渺小哉至於裔孫之
錢梓教授之乞序皆不可泯也予
因推本孝友以著於篇良以孝友

又爲理學之本歟先生詩文全集
尤昌明博大皆有關世道之言今
刻於廬郡守見陽君署中見陽亦
吾宗之賢者有功於先生之書故
並著之

肯

康熙戊寅端陽後二日關中張雲

翼序



序

儒者必以體諸躬行者爲教。教人必
以希聖者爲歸。聖狂曷分乎。分於義
利而已。義者何。天理是也。利者何。人
欲是也。孔言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孟
言爲善者舜之徒。爲利者蹠之徒。皆

深切著明與唐虞危微之旨相發。至
宋儒南軒宣公深得乎無所爲而然
之理。謂教人莫先於義利之辨。其所
指遏人欲擴天理。蓋千古聖學之大
本也。宣公秉魏公家學。聞道最蚤。詳
載宋史。道學接濂洛關閩之傳。與朱

子相剗切。所著論語解十卷。孟子說
七卷。文公集註多所采取。朱子又嘗
定其集四十四卷。序而行之。一時學
者奉若典訓。逮茲將五百年。簡冊散
佚。獲窺其全書者亦鮮矣。今

大中丞公撫浙。行臯夔而心鄒魯。以禮

樂化民正人心風俗爲首務。適裔孫
嘉楨道焜德煜以其先人所輯南軒
先生四書語錄呈請刊布公之海內。
大中丞公嘉其善述錫弁言以表章之。
與徽國大文後先輝映而且新其祠
宇載諸秩祀斯廼

聖朝禮樂昌明之會後五百歲而道統攸
屬其在茲乎夫宣公與

大中丞公同氏族又俱蜀產也昔程正
公至蜀遇筏叟譬翁莫不深晰易理
是巴川道學之盛殆於家至戶曉况
兩公之心理同符有若合契者哉予

刺郡海隅以事涖省會樂觀其書之
 成將俾讀書者盡知宣公之所以為
 教正其誼不謀其利且不徒視語錄
 為空文而必躬體而力行之希顏一
 編非獨讓宣公專美真儒者事也
 大中丞公方抒孔孟之道敷唐虞之治

人欲淨而天理還小人消而君子長
 舉世為平康正直之民則今日表章
 嘉植道焜德煜之善述即禮樂化民
 之一端也其功在風俗人心豈不鉅
 哉

皆

張星耀
康熙甲戌夏五恒山張星耀序



南軒先生四書語錄序

聖賢之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未嘗一日不存於天下者也。聖賢之道何存乎。存於經而經之傳則必賴講解而後明。此有宋諸儒所以研味尋繹於六經四子之書條分縷晰句搜字剔以求得乎聖人

之心而後止。顧其間有淪於空渺而無實
有近於支離而不精。則經又因解而晦者
多矣。子朱子常病之。獨同時南軒張先生
出五峯胡子之門。得河南程氏二夫子之
正傳。又與朱子講劇最久。故其所著論語
解。一若孟子說七卷。平正洞達。廣大精微。

趣深理明。期得乎聖人之心。與朱子集註
相表裏。謂教人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無
所爲而然者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
之私。而非天理之公。非特名位貨殖而後
爲利。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
之不同。而其爲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尤發

揮理道深切學者隱微蔽鋼之病蓋先生忠孝之傳得自家庭而措諸事業者宏綱大用皆本聖賢之實學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朱子嘗定其集爲四十四卷序而行之學者仰之如泰嶽北斗云先生少子寓居於杭其二十三世孫道焜常出其尊公仲

隆先生所手抄南軒四書語錄欲雕板以傳而命佳爲序佳惟先生行事之大者見於宋史道學傳及論孟解說文集奏議諸書學者往往不得見其全書間有存者又視爲講說括帖之具不能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際則先生所以求得聖人之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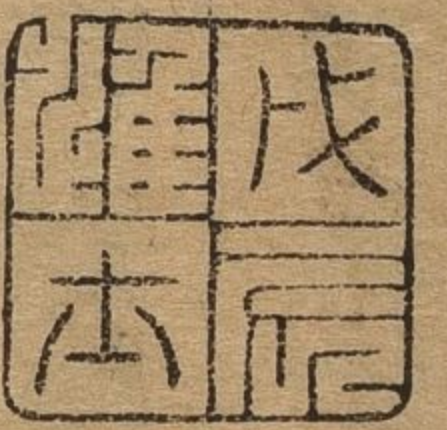
學幾不傳矣。今道焜力學訓蒙困于童子
試能安貧守道克續先哲遺緒無忝於賢
裔而是書約而能該正。朱子所謂發明道
要之精語咸具焉。近歲佳座主健菴先生
已表章南軒論孟解說又得道焜次第其
語錄則先生造道之微言豈有遺乎。余願

讀是錄者當實驗之躬行心得之餘而不
徒求之語言文字之末則由此以進觀先
生之大而聖賢之道幸於是而存者其有
功於世教人心匪淺鮮矣。謹序。

時

康熙甲戌春正月仁和後學沈佳頓首拜

撰



正學儀型上論語錄

兩浙張大中丞鑒定

二十二世孫嘉楨男 道焜 全輯

子曰學而章

時復思繹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時紬繹其端緒而
涵泳之也。有朋自遠方來則己之善得以及人而
人之善有以資己講習相資其樂孰尚焉樂比於說
為發舒也。

曾子曰吾章

若是他人合省之事更多。在曾子自省察則只有此三者當省也。不是下爲己篤實工夫不能如此。

子曰弟子章

入孝出弟謹言信行汎愛親仁皆在己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學文也。若先以學文爲心則非篤實爲己者矣。文謂文藝之事。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推言爲弟爲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文而極之爲聖爲賢。蓋不外是也。此數言先之

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爲本。推而達之也。

子夏曰賢章

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所以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若說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乃商量未定之詞。非子夏確然尚實之旨矣。義府 雖使未學所行固學者事也。

子禽問于章

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嘗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彜好德之良心。

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集註

子曰父在 章

若悖理亂常之事孝子其敢須臾以寧不曰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乎曰父之道則固非悖理亂常之事也

子曰吾與 章

亦足以發其請事斯語之驗與默識心融此於聖人耳順地位雖未幾及而已同是一般趣味矣

子曰君子不器

人之可以器言者拘於才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矣

子貢問君 章

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 子貢非不能踐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時而或以言爲主而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行所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間學者宜深察

子曰君子 章

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間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
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
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
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也所謂比也
君子小人對言之正以明其德行心術之不同均可
謂之以德言者蓋德有凶有吉也

子曰由誨 章

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

季康子問 章

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
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集註

或謂孔子 章

孝於親則必友於兄弟孝友篤於家則施於有政亦
是心而已矣雖不為政而家庭間躬行孝友為政之
道固在是矣或人勉夫子以為政之事夫子告以為
政之道也

孔子謂季 章

季氏以大夫而僭天子之舞目睹其數而安焉於此而忍爲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

林放問禮

章

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失於理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焉寧過於戚也若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

子曰夷狄

章

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蒞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爲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樂之所由出也今焉如此其變亦甚矣噫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歟

季氏旅於

章

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神其享之乎意當冉有爲

其家臣時適有旅祭事故夫子欲其正救之

子夏問曰 章

繪事後素者謂質爲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文之爲後可謂能默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啟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皆如此可謂知本矣

王孫賈問 章

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奧媚竈皆何所益蓋胸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爲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

之甚者也斯言卽禱祠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亦無不盡矣

子曰周監 章

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韶舞則有之矣

子入太廟 章

禮以敬爲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有司之事則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

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爲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

子貢欲去章

夫子之意以爲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曰禮之所寓也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隘狹而少味矣

子曰關雎章

哀樂情之爲也而其理具於性哀而至於傷樂而至於淫是則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

子語魯太章

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也

子曰居上章

居上不寬則失所以爲長人之本其他雖有所爲尚可觀乎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雖多亦何以觀也然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以自效也

子曰不仁 章

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差久則移於約樂無所不至矣

子曰不患 章

患所以立求為可知皆為己者之事也若有患無位與人莫已知之一毫之萌則為徇於外矣不患莫已知而求為可知則君子為己之學蓋可知矣若曰使在已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已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

子曰參乎 章

宗杲問南軒如何是一貫南軒曰未與你說一貫且道如何是忠恕宗杲歎服 楊用修集

子曰君子 章

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未子謂義者無所為而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 出乎君子即入乎小人更無介乎君子小人之間者無所為而為者皆義也有所為而為者皆利

也有意為善總是利心其與君子天地懸隔說統

子曰父母章

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

子曰以約章

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失則鮮矣

子曰君子章

言則欲訥行則欲敏蓋篤實自修無一毫徇外之意

也

子謂子賤章

非特歎魯之多賢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

子貢問曰章

瑚璉雖貴終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

子路有聞章

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恥也惟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然比

四書言錄 卷上 九
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

子曰晏平 章

聖人論豫之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以爲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爲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人於人雖一善必錄天地之心也

子曰臧文 章

所貴乎知者爲其明見理之是非也方其時世俗以

小慧爲知故於文仲有惑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子張問曰 章

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忠清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爲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爲仁乎

子曰伯夷 章

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稱其不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爲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胷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

顏淵季路 章

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物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顏子則又宏焉理之所在何有於

已其於善也奚伐爲我之所當爲而已其爲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當如此用力以爲入德之塗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至矣

子曰已矣 章

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舍舊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孰禦

子曰十室 章

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

學則終身為鄉人而已

子曰雍也章

心宰萬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物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固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吉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飲食起居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敬而行簡者與

說統敬簡堂南軒集

子華使於章

子華爲夫子使于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爲師使以義行之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子爲其母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爲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母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

四書詩錄 卷上 三
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爲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爲有害於廉矣

季康子問 章

此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有所長故皆可以從政

季氏使閔 章

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

伯牛有疾 章

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于顏曰短命于冉曰命矣夫

蓋其修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名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

子曰賢哉 章

顏子非樂簞食瓢飲也言簞食瓢飲之貧人所不堪而不足以累其心而改其樂耳然則其樂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學者要當從事於克己而後顏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

子曰孟之 章

奔而為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國人屬耳目時也
反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揜其功深自抑損如此故
聖人有取焉為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之以教門
人也

子曰不有章

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免於世則世道之衰微可知
中人已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為之變易矣此聖人
所以歎也

子曰誰能章

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夫婦
之有別朋友之有信以至於一飲食起居之間莫不
有道焉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謂未有
出而不由戶者何事而不由於道乎道不可離如此
是以君子敬以持之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而惟
恐其或失也

子曰人之章

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者生
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

也罔則昧其性冥行而已是與遊魂爲變者相去幾
何其生特幸免耳

子曰知之章

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
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
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
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章

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

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
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
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
而漸進於高遠也

子曰知者章

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
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未貞固不其壽乎雖
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靜
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仁智之義非深體者莫

四書詩金 卷一
能識也

子曰觚不章

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聖人重歎於觚意所包涵遠矣

子曰默而章

默識非言意所可及蓋森然於不覩不聞之中者在已則學不厭施諸人則教不倦成已成物之不息也此亦是作知識說

子曰德之章

夫德不修則無以有諸躬學不講則無以明夫善聞義不能從則何有於義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已是豈不可憂乎

子之燕居章

燕居時在衆人易以怠肆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此氣象

子曰甚矣章

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

子曰不憤章

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詞氣悱則見於顏色於是而啟其端發其蔽則庶幾其聽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復之而於彼亦無力矣

子于是日

章

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

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子謂顏淵

章

臨事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以爲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

子曰富而

章

夫子謂富不可求者正於義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

四書語錄 卷上 十一
而可則雖執鞭之事亦有時而可爲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如從吾所好而已吾所謂好者義是也然則所安以義而命蓋有不可言者矣

冉有曰夫

章

子貢微其辭以測聖人之旨可謂善爲辭矣

子曰飯蔬

章

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以浮雲視也惟其非義則浮雲耳

葉公問孔

章

子路以葉公不知聖人且欲擬其形容而莫知所對也夫子之意則以爲卽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子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好學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果獨在於好學耶蓋生知而好學則是其所謂生知者固亦莫揜矣謂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於好學亦豈不可乎

子曰我非

章

門人覓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跂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是聖人亦豈不

可希玩味辭氣其循循然善誘可謂至矣

子不語怪 章

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語未嘗及此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嘗言之也

子曰三人 章

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蓋人能自得

師則無在非師全重在能從能改上

子曰聖人 章

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 集註 聖人者

肖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體而未能克實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稟純篤無惡之稱有恒者則能謹守常法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以善人之資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恒而力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已無而以爲有已虛而以爲盈已約而以爲泰則是驕矜虛

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恒乎未能有恒况可言學乎
子釣而不章

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需有奉養
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
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則皆仁之至義
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
鳥獸魚鱉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
慾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茹蔬殞身飼獸

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愬然其無情也則亦
豈得爲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
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
則一而已

子曰蓋有

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
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
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繇
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雖未及

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

互鄉難與章

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已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能保其往也此所謂顯比王

用三驅至公之心也

子曰仁遠章

仁豈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

陳司敗問章

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爲知禮乎若言爲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

四書詩錄 卷上 三
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
爲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
造化與

子曰若聖

章

夫子雖不居聖然玩味辭氣其所以爲聖者亦可得
而見矣夫盡人道聖人也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聖人
之仁天之無彊也

子疾病子

章

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

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子
路未達獨舉誅以爲証于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久
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爲神之聽
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於神理是則當禱
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况於鬼神乎
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啟告子路者亦
至矣

子曰君子

章

正已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狷欲而不自反故長戚

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已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

子溫而厲 章

和順克積者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禮者其貌必恭恭而安也溫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害於溫矣威而猛則爲物所憚有病於威矣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久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乎

子曰泰伯 章

三讓程子曰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夫泰伯之讓誠難知也以君之元子而棄宗國以逃身本中夏而從夷狄之爲不亦冒先王之大禁與而泰伯安然行之非聖人孰能明其爲至德也至德謂德之至也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之所命當使天下被其澤故致國於王季爲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讓言其至公之心爲天下而讓也變而止乎中非達權樂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惟其事情深遠故民無得而稱而聖人獨知其爲至德也或曰泰伯之心知文王得國則

周必有天下乎非然也以是存心則是利天下者也
秦伯知文王得國則天下必被其澤也至於周之有
天下則秦伯豈加毫末於是哉此又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恭而
章
恭而無禮則自爲罷勞慎而無禮則徒爲畏懼勇而
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急切然則其弊
如此何所貴於恭慎勇直者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
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爲之私而已是
故君子以約諸己爲要矣

曾子有疾

章

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與易簣之意同啟手是
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所以
爲敬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
與

子曰師摯

章

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實傳
其聲音者也

達巷黨人

章

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
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
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
不在

子畏於匡 章

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
文爲已任也已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
二者豈人之能爲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
已之身卽斯文之所在也

太宰問於 章

多能雖不害其爲君子然爲君子不在乎多能

子曰鳳鳥 章

鳳至圖出蓋治世之徵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
之終不行耳

顏淵喟然 章

仰之彌高愈難攀也鑽之彌堅愈難入也瞻之在前
則若不及忽然在後則又過之蓋得其中者爲難也
夫子則循循然善誘人從容不迫以其序而進之博

文約禮使之集衆美於見聞之間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使我自不能已盡吾之才以極其至則見夫所立卓爾蓋至此非力之所能爲此顏子所以喟然而歎歟反復詳味則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皆可得而研求矣

子貢曰有

章

子貢以美玉爲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爲君子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耳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

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善賈者則已心先動矣

子欲居九

章

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同或人未之喻則以爲真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爲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敬何入而不自得也

子曰吾自

章

聖人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獨舉雅頌蓋其大者耳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

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

子曰出則章

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

子曰譬如章

學以成德爲貴也止者吾止也進者吾往也進止係乎已而由乎人哉

子曰苗而章

養苗者不失其耕耘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致掘而助長以至於一暴而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其有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

子曰後生章

有至於四五十而知好學者如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

月則夫所謂四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

子曰法語 章

法言明義而正告之巽言委曲而開導之也自非肆於惡而無忌憚者其聞之能無面從與說意乎然聞善將以善其身也苟惟暫說而不改其故而不改其非則亦何有於已哉

子曰三軍 章

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已故也夫使志

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

子曰歲寒 章

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至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凋耳

鄉黨第十

此篇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察之精矣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泛而無進德之地故卽其著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馴致矣

君在踧踖

節

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

入公門鞠

章

入公門則改容而不敢少肆也○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闕行以度也非獨入公爲然特如此記之耳○出降一等色始舒也沒階翼如復其位踧踖始終以敬也

君子不以

章

紺齋服緹練服不以飾別嫌疑而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爲褻服無時而不居正也○程子云疑上文當連齋而言故曰必有蓋齋日不用常日之寢衣所以致其嚴也長一身有半因是而言寢衣之制也○

四書詩經 卷上 三十一
異吉凶也佩亦有所當佩○弔必變服稱其情也○
程子云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蓋雖致其仕而
猶往月朔之朝盡爲臣之恭也

齋必變食 節

變食遷坐蓋皆變易其常致敬而不違寧處也

祭於公不 節

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亟以及人也家
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慢易非事神
之道也故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

康子饋藥 節

于此一事之間而得三善焉 看註自得

廐焚子退 節

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
故未暇及於馬耳

侍食於君 章

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今以君之祭
已則先飯恐君之客已也必先飯者以食爲先也○
雖不能與不忘恭也

見齋衰者 節

狎謂與習熟者 褻謂見之頻數者

車中不內 節

三者非獨恐其惑眾也 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

色斯舉矣 章

色斯舉矣 炳先見於幾微也 翔而後集 從容審度而後處之也 如是則悔吝何從生乎

正學儀型下論語錄

兩浙張大中丞鑒定

二十二世孫嘉植男 道焜 德煜 全輯

顏淵死顏 章

聖人正大之情 天地之情也 鯉雖不可以並淵 然在已則子也 無梓則亦已矣 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 亦稱家之有無而已 又何必強為之梓乎 夫子視淵同猶子也 不得舍車於鯉 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

顏淵死門 章

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

季路問事

章

合言之來而不測則爲神往而不返則爲鬼分言之天地山川風雷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享于廟皆曰鬼就人物言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就一身言魂氣爲神體魄爲鬼

閔子侍側

章

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

孔悝始擇之不善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與此類固不可同日語矣

魯人爲長

章

先儒謂長府爲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故而改爲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爲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有中中於理也

子曰由也

章

由入室言則升堂爲未至由宮牆之外望則升堂大

有間矣聖人斯言非特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季氏富於章

冉有既為季氏之臣所當正救其非使之由於法度今既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為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為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凌遲而不自知也

柴也愚章

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嘖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勵而擴充也

子張問善章

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已者則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已則不可謂其盡夫有諸已之道則亦未也

子路問聞章

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

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集註

季子然問

章

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

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爲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

子路使子

章

子羔學未克而遽使爲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

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爲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爲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

仲弓問仁

章

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

子貢問政

章

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相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爲急務然信爲之本無

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

子張問崇

章

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

齊景公問

章

爲政以叙彝倫爲先彝倫不叙則節目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子子彝倫所爲叙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

子曰聽訟 章

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能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無也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折獄之道為未弘也

子曰君子 章

君子克其忠愛之心于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已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獎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嫉人

之勝已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季康子問 章

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丕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

子路問政 章

先之勞之固足以盡為政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
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子路之
意在先勞之外夫子答之不出乎先勞之內

陳明卿補

樊遲請學章

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

子曰其身章

從違之本不繫乎令繫於所以示之何如耳

子適衛冉章

庶矣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

而施之為有序也

子曰苟有章

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
其朞月所立之規模克之而已

子曰如有章

使民皆由于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
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勝殘去殺者如能
去人之疾仁則使之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

陳明卿補

葉公問政章

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然未有澤不及於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

子夏爲莒章

欲速則期於成而所爲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循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不欲速不見小利則平心易氣正義明道爲其可繼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近小故夫子以此告之

義府

子曰不得章

中行謂中道上行者

南人有言章

不占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

子曰君子章

和者和於理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可同同其私則不能和。此以君子小人別和同非以和同別君子小人

陳明卿補

子曰君子章

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悅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

說與人爲善而取之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徇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己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己則忌而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

子曰君子 章

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

子曰以不 章

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

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克伐怨欲 章

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

子曰邦有 章

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

南宮适問

章

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
強力不可恃而德之爲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
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
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
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知言哉

子曰爲命

章

鄭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則以夫衆賢之力
耳聖人稱之以見爲命尤當假衆賢之力則夫事有
大於是者又可知矣

子曰貧而

章

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至於一旦處富貴之地則失
其本心然則難易之論有時而不然耶此蓋未知夫
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
外耳又烏能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
中皆爲怨也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
進於樂矣

說統

子曰孟公

章

四書詩金 卷上 四
用達其才之所長而納之於其所短是之謂枉○用
人之方貴於處之得其當而已

子路問成 章

見利思義無苟得也是亦公綽之廉也見危授命無
苟避也是亦卞莊之勇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約
之久便是平生曾有此言到今時移事變了卻耿耿
在心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毅篤忠
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爲成人此亦思狂狷
之意耳 陳明卿補

子問公叔 章

公叔文子意者簡默重厚之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
質之於賈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
公叔文子之所及也蓋如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
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辭曰其然豈
其然乎聖人詞氣含洪忠厚如此

子貢曰管 章

只爲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
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

子言衛靈 章

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以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
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苟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
則孰能禦焉

子曰其言 章

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爲之
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
必訥

子曰君子 章

上達者反本窮理也下達者趨末徇欲也皆云達者
如喻義喻利皆云喻也

蘧伯玉使 章

伯玉之使其言雖謙而意義永事情稱也夫欲寡過
未能非篤於進德修業者莫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
可知矣而其使之才亦可知矣

曾子曰君 章

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
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

其能然乎

子曰驥不章

驥之得稱爲其德不爲其力而况於君子豈不以尚德爲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力其得謂之君子乎

子曰莫我章

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知我其天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理故其自言如此

子路宿於章

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

之心也畏門賢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爲而遂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玩其辭意緩而不迫所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與

闕黨童子章

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非能以求學問之益者也乃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

衛靈公問章

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然亦嘗側聞夫子之所趣矣顧乃以問陳爲言與夫子之意可謂背馳夫子所以答之者則以已之所學者在此而不在彼以其不合也故明日而行焉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爲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爲國者以夫天叙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爲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

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_可已也○子路之愠以爲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答之之意以爲命之不齊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失其守也

子曰由知章

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

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

子張問行 章

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以是而行何往不可

子曰直哉 章

史魚只可謂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能因時屈伸故謂之君子○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

陳明卿補

子曰志士 章

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于六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曾子所以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人淺深雖有間然是則同也

顏淵問為 章

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為自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答

四書詩金 卷上 四
顏淵惟顏淵可以與於斯也放鄭聲遠佞人此爲邦
之大法也以其易溺而難防故重言之鄭聲淫佞人
殆聖人每致戒於斯者非聖人必待戒於此也于此
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放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
法度可以興行而無斁矣

子曰人無 章

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于履霜卽曰堅冰
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弭
憂矣

子曰已矣 章

世之誠於好德者鮮夫子所以歎之也

子曰羣居 章

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謬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
之賊也此雖兩事其實相因

子曰君子 章

義以方外是義爲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爲體蓋物則
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爲體也必有是體
而後品節生焉故禮之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

四書語錄 卷上 聖
孫順則和而不失故孫所以出此者也而信者又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爲體而禮與孫所以爲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終者也信則義行乎事事物物之中而體無不具矣

子曰君子 章

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

子曰君子 章

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之非疾其無名也疾其無實也非

疾人之不見知也疾我之無可知也推此心則當其未沒之先而汲汲焉以求盡其實者不容已矣 說統

子曰君子 章

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

子曰君子 章

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和故

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

子曰君子 章

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爲善者也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

子貢問曰 章

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其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

子曰吾之 章

誰毀誰譽謂吾於人初無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也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討罪亦若是也

子言金
卷上
四
子曰吾猶章

有馬借人乘之已雖有馬不能乘則借人乘之史有闕文以待來者其意亦猶是也言始猶及見而今則亡歎風俗之日趨於薄也

子曰衆惡章

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如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子匡章是也故衆人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於衆而察

於獨理斯無蔽矣

子曰吾嘗章

此章非以思爲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

子曰知及章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未能保之也仁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蒞之而動之則以禮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則民作興也此雖統言爲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已亦一而已

子曰君子章

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受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爲者之當大任是也事而可以小知之小人用過其量則敗矣

子曰當仁
章

夫子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于此又明不讓於師之義蓋道不遠人爲之在己雖所尊敬亦無所與讓聖人勉學者使之用其力也

子曰君子
章

貞則信在其中但執小信而于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

子曰事君
章

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爲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爲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爲主也若曰爲貧而仕食焉而已違恤其事則失其

四書語錄 卷一 五
義矣

子曰有教

章

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堯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

子曰道不

章

君子以義小人以利義利之所趨不同烏能相為謀乎

師冕見及

章

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爾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夫一日

四書講錄 卷上 五
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入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存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

孔子曰天

章

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已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已意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

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棄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于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也

孔子曰祿

章

斯言發於魯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而三

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
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爲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
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
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
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不萌此
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
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

孔子曰益章

友者所以輔成己德者直者有過必聞諒者忠信相

與多聞者知識日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
而不敢自足得不日益乎便辟便佞謂便于辟與佞
者善柔謂善爲柔者辟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卑屈
佞則巧言爲悅是三者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惰焉
得不日損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謹乎此也

孔子曰益章

樂節禮樂則足以養中和之德樂道人之善則足以
擴忠恕之心樂多賢友則足以賴輔成之功是烏得
不日益乎樂驕樂則長傲樂佚遊則志荒樂晏樂則

志滿是烏得不日損乎損益之原在於敬肆而已

孔子曰侍章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然也不然鮮不蹈此三愆者矣

孔子曰君章

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鬪血氣既衰則歉而志得凡民皆然爲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爲其所

役矣此學者所當警懼而不忘者也

孔子曰君章

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是三言主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

孔子曰生章

困學雖在二者下然而至則一者以其性之本善故耳困而不學是自暴自棄則爲下愚矣又曰中庸言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也

孔子曰君

章

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由擴而人欲所由遏也然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

孔子曰見

章

其退也所以定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卽其所求之志也

陳亢問於

章

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疎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則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其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有立也陳亢初疑伯魚之有異聞及聞斯言乃亦夫子之所

四書論語
卷上
五
以教門人者故有遠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味伯
魚答陳亢之詞氣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

邦君之妻 章

此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爲夫人者多矣甚則以
妾爲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爲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
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

陽貨欲見 章

陽貨見孔子一節不只是遜詞答他道亦在其中懷
其寶而迷其邦固不可謂之仁我卻不是迷其邦好

從事而亟失時固不可謂之智我卻不是亟失時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我又卻不是不仕只是我仕時卻
與你別聖人之言本末備具

子曰性相 章

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
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
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
也不相近則不得爲人之類矣而人賢不肖之相去
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則因其清濁厚薄

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致也善學者充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

子之武城

章

莞爾而笑者聞絃歌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為可忽也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為是而謂前言為戲之辭氣抑

揚之間豈弟和平無非教也

子張問仁

章

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集註

佛肸召子

章

子路之說在子路則當然蓋子路以已處聖人而未能以聖人觀聖人也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

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集註

子曰由也

章

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為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力行自守以為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於私意，適足以為愚而已。至於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

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絞者訐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為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為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窒而蔽矣。

子曰禮云

章

玉帛固可以行禮也。鐘鼓固可以為樂也。謂玉帛鐘鼓為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乎玉帛鐘鼓之間

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然特
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反之吾身而求之則知其不遠
也

子曰道聽 章

聞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口說而已
則於德何有哉

子曰鄙夫 章

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篡弑之心惟患失也
蹉跌至此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

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

子曰古者 章

疾生乎氣質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爲也矜而廉者
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爲疾
然猶爲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爲蕩矜而爭則
溢而爲忿戾愚而術直則變而爲詐是蓋世衰俗弊
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爲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
而古之則益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
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

所不棄也。

子曰惡紫

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惑人之觀聽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蓋變其事實使是非邪正率皆紊亂邦家之所由傾覆也。

子曰予欲

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之流行無息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動靜語默之間無非至理之所在再曰天何言哉所以發之者深矣。

孺悲欲見

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絕之域矣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與。

宰我問三

人子之致哀於其親蓋其心之不可以已者先王以禮爲之而斷之以三年是謂天之則也宰我論喪禮而欲止乎期夫子反復告之以女安則爲之夫其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果何哉以其有所不忍

予左撥予寧年
者也今日朝廷方
一五年為三期喪宜
為(王胤)

於心故也。宰我聞夫子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惻於中矣。

子曰飽食章

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奕雖不足道，然方其爲之，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爲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爲可畏耳。

子路曰君章

從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爲，勇

固在其中矣。

子貢曰君章

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爲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爲其逆也。惟其循禮，故惡勇而無禮者，爲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爲其冥行也。此惡不善之公心，亦天下之通義也。以子貢之有問，恐其專以惡人爲心，則反有害。故又從而叩之。子貢之惡，則又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知惡乎此，則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惟

仁者能惡人。夫子以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子貢有焉。

子曰唯女章

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唯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

子曰年四章

此又甚於四十無聞者。有惡可惡。又下於無善可聞也。

柳下惠爲章

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惠異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明其趨之。一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爲至矣。如楚狂耦耕。荷蓑之徒。則陷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者。夷齊之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志者。終之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蓋於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

齊人歸女 章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知矣是以去之

楚狂接輿 章

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詞氣舒暢不迫其爲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避蓋匿其聲跡而已

長沮桀溺 章

謂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已所爲言其徒勞耳

子路從而 章

丈人見二子是長幼之節不可得而廢也既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倫之害於人道爲大矣君子之仕豈爲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

逸民伯夷 章

無可者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
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
不存於心也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
則未免有可也 七人者皆爲逸民而志行則異亦
有深淺固不同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清之至與
下惠少連雖立於惡人之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
則未嘗枉也故言不失於倫理而行不違其思慮此
所謂由由然與之俱而不自失者也至於虞仲夷逸
則又其次也放言謂其言放而不拘也異於中倫者

矣然而其持身亦合於清者之所爲而其退而廢也
亦非索隱行怪之爲有合於權爲可取也若夫孔子
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之撰矣

子夏曰日章

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
常存此之謂好學

子夏曰小章

有過則改之而已小人恥過而憚改故必文文謂飾
非以是欺也

子夏曰君 章

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卽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卽之則溫焉卽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爲三變豈君子之強爲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

子夏曰君 章

信在使民諫君之先若使民而民以爲厲已諫君而君以爲謗已是在我孚信未篤而已

子夏曰仕 章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已成物之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

子游曰喪 章

喪主乎哀致者自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

曾子曰堂 章

仁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

四書講義 卷上
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也

曾子曰吾章

人於他事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于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

曾子曰吾章

以爲難能特曰爲之不易云耳蓋父之臣與父之政誠善矣固當奉而篤之若不幸而悖於理害於事則

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事雖未爲盡善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於改也○又曰以愛君之心愛父以盡孝之心盡忠故曰難

孟氏使陽章

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土之人本嘗

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繫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爲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

子貢曰紂

章

紂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爲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日累月成以至貫盈豈不猶川澤居下而衆水歸之乎

子貢曰君

章

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

叔孫武叔

章

武叔亦豈真能知子貢者使果知之則於夫子之門當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

義府

叔孫武叔

章

子貢善喻如宮牆日月之喻者可謂切矣夫丘陵固可踰太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

四書語錄 卷上 三
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何損於日月之
明徒爲自絕於日月而已矣

陳子禽謂 章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唯天下至神感無不通也

堯曰咨爾 章

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
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依倚則能
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爲安榮者以

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
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已○有罪
不敢赦謂桀得罪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
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
帝所眷命何如耳已有罪則不敢以及萬方萬方有
罪則歸之於己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詞公天下之
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已哉○周有大
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周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
至親亦以尊賢之義爲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

武王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以異也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

子張問於章

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已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已者也爲政內外始終

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歟○虐暴賊皆不仁者之爲也出納之吝不知者之爲也

子曰不知章

此所論命謂窮通得喪之有命也不知命則將徼倖而苟求何以爲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而爲矣禮者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禮則有踐履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實情之所存也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

四書語錄 卷上
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也必
以是爲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
無所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

四書語錄卷上終

南軒宣公自西蜀遷居武林子姓蕃衍不及詳載謹

錄武林祠下暨婺州雲間裔孫同事叅訂者名氏

開後

二十二代孫嘉楨

兆熊

卓

兆忠

嘉槐

嘉枚

嘉栢

拱宸

帝與

士稷

士彥

文選

兆信

奕杲

嘉祐

二十三代孫德照

道焜

昌言

昌國

德煜

德煌

德灼

德燾

德勳

宗道

宗睿

宗元

德煒

德焯

昌裘

景齡

景南

景良

昌裔

世公

德焯

德燿

德烜

光耀

宗炎

宗俊

景達

德煇

德炯

二十四代孫增豫

增華

師廣

增咸

增復

增益

肇基

紹堯

肯堂

錦堂

增禧

增義

